



费振钟

著

为什么需要狐狸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INJIANG ROAD, NANJING 210014, P. R. CHINA

I267.1
F389

费振钟
著

为什么需要狐狸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ANHAI ROAD NANJING 210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什么需要狐狸/费振钟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4

ISBN 7 - 5399 - 2344 - X

I. 为... II. 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666 号

书 名	为什么需要狐狸
著 者	费振钟
责任编辑	黄小初
责任校对	佐 庸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652×96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2344 - X/I · 2217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梦到狐狸也不惊

这部散文集的写作，现在越来越让我意识到，寻找和恢复丢失的感性有多重要。1990年后，对我来说，有一种缺憾，渐深渐浓，但我不知道这缺憾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一种东西，看着它离我远去，而我却无力抓住，无力追踪。也许，从一开始，当我用概念的方式写作时，我并没有想到它要以感性的萎缩和丢失为代价。那些曾经让我沉浸其中的理论思考，亦会带来某种满足，可它抵挡不住时时袭来的焦虑。你从你生活的世界里，把你自已拔出来了，你所有那些感性经验，因为缺少土壤和水分，死在你的身体里；而思维和思想离开感性，是那样危险地走向单一和绝对，这是你焦虑的真正原因。有时候，你自己目睹那些从手指上出现的文字，它们变得僵硬，面目可憎。这显然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所依赖的那些概念表达，越来越多地流失活力。对写作的怀疑，成为缠绕自身的困境，直至你开始放弃，开始在写作之外重新发现写

作,那已是上世纪之末了。

我读犹太学者以赛亚·伯林就在这一段日子。感性这个词,从他的书中以不同寻常的意义跳出来,深深触动了我。伯林借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在文学范畴内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刺猬相信绝对理念,狐狸则依从感性;刺猬自恃有一大知,而把世界解释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对象,狐狸则从感性中多知多觉,洞察生活的丰富多变。刺猬的信念把思想导向专制,而狐狸用它的眼睛引领着思想的自由。伯林的自由主义哲学深赖于感性的发现,他从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刺猬与狐狸的矛盾,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托尔斯泰写作的天才之处,正是他的狐狸性,由此,伯林把感性的自由主义特质,从一般性的语词阐释中突现出来,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这对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冲击,我很感谢伯林关键时刻给我的启发。我甚至想到,基于对伯林的理解,我可以创建感性自由主义这一语词,来表达我的心领神会以及欣悦之意。

在此,我不但认识到了感性的现在状态,而且理解了感性的历史生成过程。感性在时间之中存在,并且在时间中生长,追寻失去的时间,在普鲁斯特那里,就是追寻那些时间之中的感性世界。你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就知道早在写作《驳圣伯夫》时,每天早晨谛听天鹅绒窗帘之外的阳光,他对于时间的幻想和认识,总是与他复活感性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感性在时间远处,体现了它记忆的长度和历史厚度。一个能够回到感性的历史之中的人,才说得上感性的复活,才有真正的感性。我从伯林那里

获得的欣悦之意，事实上经过回到感性历史之中的努力以后，一天比一天得到确认，这使我不只空喜欢一场，而是切实体察到感性在时间中复活的悸动。以前那些焦虑不安，在写作诸如《有一种生活是仪式》这样的短文过程中，亦可以发现它们化如一道安静的流水，宛转而去；而整理《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的上半部，由细节所构成的叙事，依据个人感性经验，剥离出一种历史，其中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不用说正是对生命的安慰和对自由的憧憬。最新写作《葬辞》，把感性世界里那些片断连缀在一起的意图，与其说出于对土地和亲人的忆念，不如说它表达了对生命和时间的想象，以及包含在这想象之中隐秘的伤痛和悲悯。最后，我把《为什么需要狐狸》置于书末，既是前因，亦是后果。自由是风，从感性的原野上，轻轻升起，所过之处，思想也将重新长出绿色。

少年时，有读《聊斋志异》的经历。写得好的是狐狸的世界，那些凭感性化生女子的灵狐们，原与我们不同出没，让我们常常在荒茫之处，因偶然相遇而惊艳。现在却是，懂了无论哪种生命，原都可以共生同在，一个空间时间里，相与往还，如此一想，已然梦到狐狸也不惊了。

2005年9月

目 录

自序：梦到狐狸也不惊	1
有一种生活是仪式	1
葬辞	6
我们家的诊所	33
冬夜与老人	46
麻雀、电线与勘探队	53
1977 年顾庄的高考	61
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65
1976 年：徐家庄纪事	146
右派徐正基	165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182
民办教师	198
文化站长	217
让他们变得简单	239
橄榄核铭	266
惊悚	279
我要想一想	284
看汪先生写字	294
家书后面	298
为什么需要狐狸	308

有一种生活是仪式

1972年冬天，我到—个高中同学家里，吃了一碗包菜汤。

我的同学姓汤，我们入学时分在—张学桌，相见恨晚，交往才半个学期，他就盛情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吃饭了。汤同学说，我们家有包菜，到我们吃包菜汤吧。

到同学家，是夜间十点多钟。这个时候去吃包菜汤，于理有点奇怪，于情倒是情深义重。我们在学校晚上大都—碗稀饭，到晚自习后上床时早已胃肠匮乏，辘辘乱响。饥饿中睡觉，虽然习以为常，但也不是没有欲求，尤其冬夜苦长，饱暖之思有时竟是非常强烈。此时同学邀食，实有当年韩信对漂母的感动。如果不是要好知己，哪里能够有这份情意。我—生当中，得人好处不多，能牢记不忘的以包菜汤为最早最真切。

同学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儿子领了人来家里稍露颜色，脸上只有喜欢。听儿子说了要请同学吃包菜汤，连忙洗锅升火。秋后的穰草在灶膛里发出呼呼的火声，火光

下见她慈眉善目，看我似饿饭的孩子，好生心疼，而我是谁竟也不曾言语一问，于我已顿觉浑身自在温暖。

饭是粳米饭，满满尖尖一碗，带着锅巴。我知道这碗饭有多贵重。农村普通人家，粮食都不宽裕，都要省着吃，才能保证来年春荒时不饿肚子。能吃稀粥，就不会吃干饭。一碗米饭，差不多就是奢侈。接着，我们要吃的包菜汤端了上来，同学的母亲对我说，才从地上起上来的，不算好东西，尝个新鲜。包菜汤盛在一只大蓝花碗里，菜叶菜梗切成细细的丝，少少的一点汤，上面洒了一把青葱花，滴过几滴香油。看得出这是同学的母亲精心做出来的，能把包菜汤做成这样周正的母亲，就不只让我感到温暖，多的是敬重了。原来以为，我们生活贫穷，衣食不周，那份过日子的心思在辛劳之中磨得粗粝麻木了，有谁能这样温厚和精心，对亲朋至友，谁还能做得到恭敬如仪，待客之道又哪里还可以寒夜客来茶当酒？但这想法在今夜便是错了。我同学的母亲给了一个明确回答，无论世界怎么样，人自有一份心里的端正和庄严，这端正庄严一直隐在生活后面，支撑着生活，不会让生活潦倒和败坏。只是，我们难于觉察，只要稍微粗心，我们就可能视而不见。我的幸运在于，以一个区区少年尚未健全的心智感觉到了领受到了。所以，我对同学的母亲做的这碗包菜汤，在那个冬天的夜里，满心是感动了的欢欣。

前年冬天，我们忽然开始自己做青葱花包菜汤时，就是受到这个躲藏了三十多年的感受的诱惑。我们相信生活有它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看上去有时候它可能被什么东西切断了，一隔就隔下千万里；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

星,但从前他们是连在一起往后亦要约定相会的。这便是生活的神秘联系,和生活给予我们无可怀疑的信。

关于过去的印记,并不显现在我们记忆之中,而是在感受之中。感受在时间的流逝中失而复现,亦非智力,而是我们偶然巧遇后的复活。因此,我们不能通过记忆去追怀那些藏匿在深处的感受,但在等待中,我们会在某一天与它再度相逢。我相信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的这些话,我愿意让我所有的感受复活在记忆里。

这一天,我们做了包菜汤,续上了前信和前缘。于是同学的母亲,又出现在面前,我们需要的生活感受又回来了。所不同的,我们是立意要把它当做一种幸福仪式。

人是为了一个简单平常的道理而活着吧。你不可能知道明天怎么样,活过一分一秒,接着再活一分一秒,活下去,就生出一种道理,活出一种信念来。

我母亲民国二十五年生,今年七十岁。她的父族,是当地富户,到她出生时,父亲手上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酒坊,整条街道都是她家的糟作和酒店。母亲的骄傲,是她过年过节时,端起一杯酒对我们弟兄说,我们小时候可不像你们这样喝酒,要喝就是一大碗。我母亲其实很苦难,三岁就没了妈,十来岁时父亲也死了,靠上面的大姐领着她,度过乱世,嫁我父亲时,只算是一个孤儿。她后来的这点骄傲,不过偶尔想起往昔的日子忍不住心气高涨,长年累月却也平朴无言。她不认字,自然不必知书才达礼,守着规矩过活就不会错。她相信命中注定,否则她们热气腾腾的家,怎么一下子就断壁残垣,门庭冷落,子息凋

零？这是连叹息都不用叹息的。哪家能打万年的桩啊，母亲说话之间透露了生命其实就是一个花无百日好天道不由人。这就是一种规矩，服这个规矩，才能够看一切都见平常。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已有十年独自一人生活，不与子女们在一起，她愿意日子清静。旧历年前不能回去看望她，电话问安，叙话中，她说昨天送过灶了。接着是一声长叹，又过去一年了！

母亲送灶，是一年中的大事情。灶神爷，民间的神祇，常年和人相处一室。他的职守是人家的饮食，到年前也要上到天庭报一声平安。母亲独敬他的好，专门设了礼仪送接。一个碟子，盛了一撮红豆绿豆，一方豆腐，一片新鲜菜叶，还有几片茶叶，这些日常食品，让灶神爷带了去做平安的信物。另外，我母亲又折两三截麦秸秆做竹马，送给灶神爷作坐骑，好快去快回。灶神爷乘着它就从烟囱里上达天庭了。有点西方圣诞老人的意思，只是没有那么热闹。从我记事时，我母亲送灶年年如此，恭谨不怠。这仪式虽然微不足道，但若一做就四五十年，其间的精心和敬意怎么估量也不过分。有时候，会让我联想到一种宗教感情。显然，我母亲与许多中国女人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宗教的。据我所知，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宗教团体，从不吃斋念佛。按照我们浅薄可笑的说法，她只是一个“迷信”的人。这种说法的不确当之处，就在于我们自己狂妄自大，以为理性在手，而小视像我母亲这样为了一个“迷信”的想法而活出来的芸芸众生。我相信，坚持生活下来的人，多少都会具有自然的宗教感情的。

一位东方哲人自问自答，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一声惊奇或一声叹息。我母亲的宗教，就在她一年一度送灶仪式后惊奇一样的叹息之中。

我小时候对母亲送灶神心存好奇，但也没有问过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母亲对我们说，送过灶，就可以过年了。她的意思是不送灶，就不能过年。这是道理吗？当然。这是母亲心里的道理，沉着，不动不摇，即使世事多难人间沧桑，母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道理对我的世界观的影响看不出来，但我相信它暗中存在。一个如今仍在生活中苦苦摸索的儿子，他于意识深处保存了母亲的信仰，他可以用母亲的方式来讲述属于母亲的往事，这就是影响之所在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乡村小镇，日子拮据，父母辛苦一年，全家不至饥馁，也就谢天谢地。每到过年，孩子们想的是一年一度的欢乐，而做母亲的，则在辞旧之中祈恩来年，她的责任是还要将日子继续饱暖地过下去。送了灶后，我母亲就为我们几个孩子忙年作了。花生和豆子平时集在沙罐里，是要搬出来炒的，米粉团子也要蒸，虽只有一两块咸鱼咸肉，却也会卤了香香的腊味。皆因送过灶神爷，一切都已放心，母亲眉眼舒展，手脚安稳，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做她要做的一切。我们就在母亲平安的目光中走到新年里。

葬 辞

我大伯父死后的埋葬地，一直是我们家的忌讳。直到我 12 岁那年，农业学大寨，土地方正化，一些人乘机扒坟，我大伯父的坟也被扒了，我祖父才告诉我埋葬大伯父的地方在蒋家坝东南二里处。祖父要我去那里收拾大伯父的遗骨，与我一起去的是本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按照辈分，我还是他的叔叔。我们撑着一条小船，从蒋家坝上了岸。那条河有点怪，常常水向西流。乡里传言，从前这里有过一个村庄，但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让朝廷里派人来灭了。原来向东流过村庄的河水，带了村庄的冤屈，就反了方向。我们上岸后，看到的是高低不平的田地，清明节后，麦子已经拔节，蚕豆花开在田埂上，远处有一片桃树林，花开烂漫。我们在一块麦地中间，很快找到大伯父的坟墓。原来随我来的本家老侄子，就是当年大伯父被处死后埋葬他的人，三十年都过去了，他还记得清楚方位。我们一起从刨得很乱的土里翻捡寻找那些残缺不全的骨殖，临近傍晚，田野空无一人，但我们都很紧张，生怕

有人发现我们。我大伯父是反革命，他横死于刑场，无论怎么说，在乡村里都是不光彩的事情，何况又在阶级斗争时代，更属罪该万死。我们只能偷偷摸摸，靠麦子掩护，蹲踞在地上，天色已晚，远处的人不容易发现。我们一直坚持到在土中找出最后一块骨殖，把它们全部装进事先准备好的一口陶坛里，就在原地向下挖了五六尺深，把我的大伯父再一次埋葬了。希望从此大伯父在黄土深处再不会受惊扰。

祖父那年五十六岁，也可以说中年丧子。这样的痛在我长大以后，从祖父安详的脸上看不出来，但他从刑场上领回自己大儿子的尸体时，一定深入肺腑。原来家里有两具上好的柏木棺材，那是祖父很早前为自己和我祖母准备的。乡村里的人原把生死看得自然，有些人年轻时就打好了棺材做好了寿衣，时时备着，总怕到时措手不及。寿衣常年压在箱子下面，棺材放在堂屋中间，生漆一年漆一遍，漆得坚厚不朽。祖父把他的棺材让给了大儿子，用它收殓了一个过早死去的生命。大伯父生前最怕祖父，在祖父面前恹恹业业，惟一让祖父生气和无奈的是他的出走，起初是被逼，后来作了几件恶，却也是自觉自愿。被祖父训斥过几次，索性就躲了不再回来。祖父因为他的忤逆，用了一句古语骂大伯父自作孽不可活。这话不出两三年，就应验了。战争对决的这一方得胜，大伯父潜逃江南，几个月后从藏身之处被捕，果然横死。他在临刑时悔恨莫及，但已不可挽回，到底祖父心软，反过来嘱他安心上路，来世重新做人吧。被弃在家的大伯母给

大伯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穿到大伯父走上黄泉路的双脚上，犹若生时一尘不染。

死亡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无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死，一生死齐彭殇，这话是中国古人说的，生长于土地，再回到土地就是个轮回与归宿。大伯父提前用去了家里的一口棺材，留下另一口，我祖父仍然每年生漆漆一遍。六七岁时，我站在老家堂屋中间，棺材高过头，踮了脚，才能摸到上面的盖子。棺木侧面光华润泽，秋水一样清洁，照见我的眉眼和脸颊。生命总是令人惊奇不安地生动。

我们村庄东北角，有一块半荒地，沿着河岸，斜斜展开。这块地，一共九亩。我们叫它斜九亩。这是村庄1970年代中期形成的公共墓地。我还没有离开村庄时，这里已经迁葬安置了村庄里大部分先人。墓地草木繁茂，家家插下去的杨柳枝，青青如盖，杨柳下墓碑上姓名分明可见。每到清明，村里人到这里来祭奠逝去的家人，行礼如仪，都是一样的恭敬宁穆。

我要先说一说掘墓人。三十多年前，我们那里出现了有组织的掘墓行动，一伙人公开挖掘坟墓，他们得到了政府权力的支持，没有人敢于反对，更不能制止。这种组织起来的行动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最后停下来，是地上差不多已无墓可掘。村子里挖出来的墓木，四处堆积，村庄的空气里到处闻到墓木的腐败气味。那些被泥土浸渍过的木材里，有时候不经意间会滴落几点暗红色的水点，让村里人看了暗自心惊。我们的另一个本家，其时还是

生产队副队长，原来老实本分，却成了村庄里最狂热的掘墓人。他不参加别人的行动，独往独来，扛着一把大铁锹，在田野里出没，见墓就挖，甚至深夜出动，划一条木船，到几十里外寻找坟墓。他成为村子里最大胆的盗墓贼，挖来的棺木大摇大摆卖给学校里做课桌，让孩子们卧在先人的灵魂上写字。他还把腐蚀了的棺木卖给人家做家具，事先用石灰在上面湮一下，棺木就由黑变白了，不知道他怎样发明出来的。甚至，他卖出去的棺木，做了饭锅上的锅盖，煮出来的稀饭一股浓浓血腥。这个人突然生了怪病，浑身疼痛，直到花完所有的不义之财，他的病才好了，最后还是落下一双瘸腿，再也不能干活。他死后也葬在斜九亩。生前的见利忘义已经受到惩戒，死后便也一视同仁。

我们村庄在掘墓行动的同时产生了一种集体恐惧感。从前土地给予他们的可靠归宿，突然被剥夺，生活由于有头无尾就变得不完整了。假如先逝者连一个最后的去处都没有，那么活着的人将会活得无凭无据，将来他们自己到哪儿存身？这个社会看起来已经伤风败俗，谁也不能阻止它的自我毁坏，未来日子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疑问和惊惶不宁。斜九亩成为公共墓地，是村里人恐惧后的自发行动。他们暗中商量，把挖掘了的祖坟纷纷移迁到斜九亩，这其中自有一种看不到的群体意志，村里干部明白这样的意志来自更深的乡村传统，一旦聚集起来，便不能动摇涣散。村里干部担心上面的命令，但是也不免做好做歹和上面虚与委蛇，认可了人们对斜九亩的最终占领。在村里人心目中，斜九亩墓地成为我们的另一个

村庄，居住者有铁匠、木匠，杀猪的，做豆腐的，还有小学校里的教书先生，也有看病的医生。我的祖父和父亲都葬在这里，他们生前是村里人最信赖的老中医。当然也有干部，他们或许会继续管理村庄事务。这些皆来源于村庄里下一代人的想象和比喻。生死两界并不阻隔。站在现世，仍然可以看到往世的生活。我不知道所有这些出自乡村人的观念，是否与土地崇拜有关。若是归于尘土，在我们的信念中就是这种与土地天然相通的情感关系，那也可以说得上是我们的宗教。或者说农民的宗教。

关于葬，我知道两本有名的古籍，一本据说为一个化名青乌先生所著的《葬经》，一本是晋代郭璞的《葬书》。后一本书主要阐发前一本书的理论，都是指导墓葬的。两本书离我们长达一二千年。我没有仔细读过它们，也不知道它们对于中国墓葬传统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作用。《葬书》时代，中国墓葬的实践经验已十分丰富，至少我们从秦汉两代帝王与贵族墓葬中能够得以了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葬”，它在日常的历史中，曾经那么早就占据了我们的辞典，成为我们悉心关照的对象和记录形式。这个单词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估量。但这是古人的事情，由于时代久远，对我还是过于空洞。我把握不定它的要义。

我们家的另一口棺材，文化大革命被生产队抬走了，它被分解成大小不同的木材，做了生产队里各种农具，只可惜了棺材上一年年的生漆。我祖父并没有灰心，他对